



10274

宋魯齋王文憲公遺集卷之六

古晉馮如京秋水甫重梓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敞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歉告禱雨。盡其瘁。裔其用。廣其儲。疏剔獄訟。動卹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僧。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也。內有兵食。



之憂。外有餓莩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  
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靜動之見  
定。可以無媿。淳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  
之管下。蓋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  
利。生長于寇略。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  
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爲捕招並行  
之計。料合諸塞。請兵諸司。欸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  
器械。峙糗糧。應變輟轉。疾如風雨。卒能平盪八千之  
凶孽。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二

侯謂彼衆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  
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  
運籌策。張聲勢。倡隅總。設招誘。解脇黨。郡賴按堵。皆  
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  
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  
侯能欸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  
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  
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  
泥。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

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秦。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益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想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鈴挾驕卒。刼制郡將。一日號喚。侯叱之。氣讐而退。鈴乃密申諸司。謂卒爲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蓋。罵辱之。侯聞于朝。遂去。卒憤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闔郡備備。一日刻期縱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人教塲。施行如法。民不知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三

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有何事業之不可爲。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予之族姪云。

###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爲甚詳。其設官爲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爲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償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除。無所不備。又有魯齋遺集 八卷之六 記 四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衛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蓋紀正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涼法敝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窒。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汀鱸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爲虛。取之未以爲苛。猶將飾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

晨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寶橫陳之時。或朶頤染指。於巨貝旅庭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願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汙也。惟嫠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鮮。官寒吏瘠。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爲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煨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卽新之。嘉定初。又災。集撰王公棐在郡。幙奉命重創。嘗爲精解矣。寶慶丁亥。漫塘劉公宰。爲趙君瑀作題名記。及征官箴。人多稱誦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咸淳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慥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辱蒞斯職。旣至。頤瞻徬徨。不忍周視。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蹙蹙靡騁。何所鳩材。何所僱傭。首以後物之費。別貯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蠹。對越實

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修翁大資。王公之伯子。視以大理簿。來爲負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修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寬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逼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歛。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賞。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六

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屋不足以庇風雨。田不足以贍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規。貿貿逐祿。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冒興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典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益吾陋。予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願吾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水蘖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爲。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友。天實相之。蓋異時爲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爲市。

吏與民爲仇。天降其災。屢剝其廬。聖人觀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爲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誠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爲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詔官廨增葺。剏造對書新舊官曆。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定爲印紙之日。廨宇間數。旣書其虧。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七

損至添葺。則又間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圯。日甚。咸淳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氏裕。堂宇樓觀。次第修整。雄壯藻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幙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予於陋巷。曰。敝廨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稿。辭而請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八步。宅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

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妥靈於其旁。涖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爲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推官臧君某。思其廳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它願。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粲然。兩序之椽桷翼如也。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醜賞誘於後。有爲而爲。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畫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清越。足以澡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八

淪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蓋有以澄治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荷歟。盛哉。意甚渥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爲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况後世氣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力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

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爲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爲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監丞。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味此二字。卽張子警惰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徹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曆。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九

矣。君黃岩人。遠庵之從孫也。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卽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天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爲難得。然當時會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鑿不明。真僞莫察。玉石雜採。

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嘆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真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此肩。閣本紛紛。各自夸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撰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折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十

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聞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鬻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真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爲四冊。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

原城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况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躑中耶。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一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魯齋遺集。卷之六。十一。記。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輦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宋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湓流帶。左天劍。損一二筆爲識。行于世者。往往別刊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見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

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叙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慙質  
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  
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  
筆儼然在目于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  
綿沈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  
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倣擾士大夫宜未暇  
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  
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  
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羣  
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  
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  
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賊  
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  
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  
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  
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  
默成典刑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  
諸賢題贊獨步東南永式清鑒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于北山。  
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崛起  
於平壤之中。頤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  
如卧牛。南望積道山。如覆釜當前。皆赤松之應山也。  
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  
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寶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  
風瑟瑟兮。歛素秋。黃雲逝兮。委空疇。歲冉冉兮。于邁  
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襍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說 十三

胡浮揮囂氛兮。遠卻策杖節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  
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悟。遺  
像寂莫兮。想二子之精修。喻清岑兮。飲玄玉之液餐。  
芝英兮。嗽華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游。  
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丘。橫八風兮。上下。  
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  
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未智兮。捨圮上之。老黃石。  
有約兮。猶封畱。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  
種兮。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燕日月。

兮跨蒼蚪。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  
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  
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真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  
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椽。栾櫨相因。重閨旋閣。雲蔓霞  
敞。幽闥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牕几濟然。道士曰  
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  
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遊。二十年矣。  
一嘆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堦下  
一石玲瓏秀膩。下斂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峰巒參差。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十四

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卧房之右。一日邀  
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修竹萬竿。邃密環繞。  
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  
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棋一  
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嘆咏。  
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逕山林  
沉。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蒲壁先賢  
句。摩挲子細看。再看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瀑滌  
清。百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來謁二仙祠。酌祠

後井水清泚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輪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牕前列修竹。檻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牕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光玉繩。鑿落陸離於幽取。苴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顛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荷向闌。月光穿縷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十五

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窰窰矗矗。氣象雄偉。各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巘峨阜。鬱弗綿邈。沿崖成蹊。寂寞長邁。俯瞰潛嶽。一逕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籬落扶踈。堯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雞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峭碧巘。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晻。魯齋遺集 八卷之六 記 十六

屨中杖屨穿。礪磽而上。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巔岩鈎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滄溟於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却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尚在山尖霧鬱間。由是踰岡下埡。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

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  
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  
相呼於內衍平阜以如席分圍廬之向背膏壤布護  
廣袤數里而鹿之不畊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真之險  
賓以馬面之雄碁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而下  
遊羣蛙亂躍而驚頤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据  
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掇其肘名曰第一真不虛也  
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鼓淵霽須臾雲氣昏昧狂  
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十七

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  
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  
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濕○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  
堂○虹○梁○雲○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  
甚○遂○宿○于○爽○軒○窻○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  
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漱○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  
入○雙○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岩○底○石  
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  
天○清○流○壘○壘○玄○蔭○眈○眈○束○縕○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

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饒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  
鱗。瓜鱗。困。或如象鼻。脚。鼻。肩。猗。如。獅。甲。如。龜。寶。蓋。懸  
空。霞。帶。拖。綉。有。浴。室。有。架。衣。溝。磨。刻。鏤。原。隰。响。响。此  
仙。田。也。握。拳。撞。擊。夔。夔。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  
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琳。玫。瑰。瓊。瑩。玢。幽。銀。屋。閃。閃。  
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淼  
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屐。齒。印。蘚。探。水。壺  
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真。自  
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綫。草。莽。斜。封。一。峻。一。險。前。呼  
魯。齋。遺。集。卷。之。六。記。十。八

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  
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豁豁。瑟瑟有聲。蓋  
莫知其幾深也。有天牕。有月岩。素光淡薄。破暗鏤冥。  
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  
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  
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點滴。四時泠泠。不液不  
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跌坐其上。萬象森陳。千  
古不老。挹天宇之轆轤。攬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亘  
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綉沒。真奇偉絕特之觀也。窮

幽極取杳然。莫測靈以竒。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  
忘。仙志遐舉。竊謂地勢高絕。人迹踈遠。非有神以司  
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授  
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激雪。壯響轟雷。小  
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  
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  
鳳。孤塚巍然。枯棘翦翦。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  
全。四頤蒼莽。無片瓦寸甃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  
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十九

池涵泚。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  
潔。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  
巧。謙長髯而慧。裝背古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  
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  
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嘆而出。訪智者寺。  
坐雷音亭上。尋雙澗之源。共二始於廢事寺之右。曰慈  
源。山川相繆。地靈闡露。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  
外方塘。龜魚藻荇游泳。縵紆古木灌叢。野草馨烈。壁  
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尚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

廣唱之什。知寺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歷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軟。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撫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纈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莢採豆。芙蓉靚冶。籬菊敷茂。紫蘭兮抗莖。濯葢於深幽。香稻兮春玉。歛珠於踐蹂。懸顆苞於棗栗。粲青黃於橘柚。日暄而不熇。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牽。煙霞甄冶。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二十

粗述梗槩。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儼儼。草拂之而色槁。木嬰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廩庾。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

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彖復。予以見  
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  
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  
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修竹間。雜卉芳妍。家  
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  
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遇  
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  
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各之以  
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子盍爲我記焉。予

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  
庸妄者。假爲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  
耻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各醫之詔。謂  
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燮理陰陽。審調虛實。使天  
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  
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  
傳之妙。融幽輝。取剖機。剔鑄采。擷冥隱。排迮老蒼。萬  
尋而一綬。逸鷺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  
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織補微奧。

反冲欽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竒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什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絕。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撲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述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魯齋遺集。卷之六。記。二二。

魯齋記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闡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魯十

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理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心。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魯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初嘗慕諸葛武侯之爲。

入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  
躍曰。此非所以爲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  
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  
力。誠有所未至也。况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  
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  
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  
陋荒踈。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釣聲名。干祿利。是當安  
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  
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  
魯齋遺集

卷之六

記

二四

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盂有  
名。几杖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短而已。  
僕誠不敏。深有感於魯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  
言。書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懈  
云。

宋魯齋王文憲公遺集卷之七

古晉馮如京秋水甫重梓

後裔王統集刊梓

十三世孫承秀重輯

上王右司書

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闈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旣而賜之迂顧。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載矣。藐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其兄弟之意。又知孤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一 露之蹤。所以被着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毗上宰。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入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將有飄蕩楫

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  
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  
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斲喪殘  
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  
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默之際。不敢  
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  
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  
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君仕塗  
坎壈百未一伸。尚有蚤識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  
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  
君知人知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  
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關之  
久五百里水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  
所以荅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  
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氏之書。皆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  
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

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頽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袞袞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俟之。曰。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

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爲世道尚可扶持。化  
原尚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  
亂根日壯。命脉日微。如之何其可爲也。天下所共知  
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  
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  
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  
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  
帥閫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內  
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任  
豈不爲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畧可見。雖  
都司潛毗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  
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爲當。此時此政爲  
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  
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植之久。敷歷之深。學正義  
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  
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  
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  
不振。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

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况都司之任。尤非它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蘖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爲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爲僭。干湖張公文章風采。爲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爲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它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卽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

人望。不知以何事爲當先。何事爲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益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菴同器。決無久馨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爲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殊未有毫髮進也。幸於仇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魯齋遺集。

八卷之七

書

六

病卻容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旣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肯如某亦未蒙擯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敢僭陳。尚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未有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浚衍淵源。成就人才。爲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埋蕪。後生小子。佹佹

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植培養。以續不絕如縷之氣脈。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尊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橈。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尊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旦夕宦轍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啓深衷。魯齋遺集。卷之七。書。七。凡聲氣所同。曲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朔望片時。徒會亟散。切偲之論不泯。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安意及此。弭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橈。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爲衆所敬者。爲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繫齋宇。增置床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爨止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

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鄰聞風而至。西方視倣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衍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之壽脈。以爲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丈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備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八

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倣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爲小異。魏公之法。雖踈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一公同門友也。孟酒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柰二公之不常。

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曰：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荆舒實爲朱先生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化爲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荆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徇其利以復爲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惠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輒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况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

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卽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發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觀淳熙八年朱先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竝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立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壅塞實意。吏旣慕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今也不然。斂以錢。科以糶。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旣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

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迫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爲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爲廣惠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爲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爲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十一

主者謹視封鑰。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既有酒食微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凜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霸之人。卽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鑰。及至檢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踴。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爲說辭。以蔽當路。寧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糶而償之價。不逮時。例行敷抄。或增會價。或添斛面。

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舂之費。猶云可也。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自敷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况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卽昔日敷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衆之時。吏持其柄。以爲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切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有無我之盛德。旣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魯齋遺集

貴穀賤。俱爲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爲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敷。抑人戶羅償。非特今日之重國。是爲異日白敷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偏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真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寮。可謂得爲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虛已納

善莩莩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糴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爲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畧。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切惟兩浙槩號富饒。而

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有知之者。婺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爲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胥吏持虧盈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柰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匿鄉都之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爲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

其害豈不大哉。况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爲重。發  
卽次之。婺之七邑。金華爲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  
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袁韶之長版曹也。  
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  
枲之價。頓踴。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  
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質鬻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  
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  
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窮價。是以勸分  
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  
政。爲富而積粟者。設爲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既隆。  
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尚復何待。嗜利  
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蓋金華所謂富家巨  
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爲富  
家巨室者。尚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閉  
糴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糴。  
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  
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  
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

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馳。反如白  
科。上下相疑。糶者束手。而糶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  
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憂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  
閉糶也。方慮其喜於得價。傾囷倒廩。而盡泄之矣。天  
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良  
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爲今之策。柰  
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  
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  
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彼此自  
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十六

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  
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  
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如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  
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  
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尚有是可以寓其愛  
民之心耳。春省畊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  
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曆。初令民上三  
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  
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

已矣古意。今又移易它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做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爲濫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爲中戶之困。旣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願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凍餒。此晏子之所深嘆也。况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侯國殊無發粟之意。切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魯齋遺集

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糴價何爲而驟高也。以歲旱而無糴也。是糴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於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旣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具。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旣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生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衆。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托。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蠲租之數。旣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畧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

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早之邑。中旱之邑。不早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早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糴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早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早中旱不早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早者當賑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早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十九

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荅何子恭

書來諭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爲任爲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教它立脚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荆棘坑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

行得一步。豈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它日志向漸定。移步漸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它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縛太緊。鉗錘太酷。彼將疑爲君子如此之難。幡然退安於舊穴。却是吾輩爲淵。馱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學絕少。只得且容它樂觀。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瑋。必琢而後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爲如何。

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十

荅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匱。甚以爲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爲慰。此無它。蓋它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耳。若人人皆可爲。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戒騶從儀飭。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尾尾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爲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產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爲之豐歉。年來米禁既

密賑助不至。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有疾視婺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蘭谿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爲矣。蘭谿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絕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蘭谿一邑之輸。而尚可以爲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屬兩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攣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一

之足。徇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谿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旣與嚴接壤。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敷陳。不厭再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爲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椿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

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罄其繆。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拭目以俟。

荅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爲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爲之慮。恐未然也。夫日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二  
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卽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尚可着力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復吳太清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况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厓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願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旣而聞嘗登當今大人君

子之門而所以平實古雅爲主。此爲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斂衽三復。爲之躍然。其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間。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比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自作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二

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其無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爲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

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  
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傳文約禮。居敬持  
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荅葉都舍書

逖違偉度。轉目三載。東閣邃嚴。而枯冷姓名。無路可  
達。雖聞恭膺醴渥。卽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箴之慶。非  
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  
窮欄。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諄諭  
勤劬。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  
魯齋遺集。卷之七。書。二四。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  
心。長顧却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  
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獮狴噬。誠出  
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萋斐之誣。  
鎮定其搖杙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  
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  
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爲其思善後  
之計。今詳來諭。上委之於從吏者之過。下脫之以不  
足責之言。徃徃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惠惡之意多。

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旣。尚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匆匆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通趙星渚

卽曰白露橫江。黃雲棲岫。恭惟暫輟經濟。妙養中和。願謨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赤城無借畱之路。而某亦夔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五

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捉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堙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鶚書。不勝驚慙。恐呂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彙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爲知人之累。益重愧怍。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是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聞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鑄水石於世氣之外。醅酢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

也。且聞屬車豹尾中。稀如晨星。切恐綠綈方底之詔。已飛下岵嶠。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愬然也。其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剥落幾盡。尚有一點直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舉陳克齋所記暮春章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爲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爲疑。又以文集參攷。則知其反爲未定之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於無

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僞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止其政息。竊意夫子之荅。只此數語。自人道斂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其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七

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爲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鶻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瀆賜之容。固不勝幸甚。未卜待拜。更乞爲斯道自重。爲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卽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侯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

之教。以贖門籍之荒涼。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

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牋。敬詞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授寶帖。聯題累牘。蓬華生光。驚喜下拜。盥手刺緘。仰見郁郁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斃。某崦嵫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崕。崕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闕。幾於自棄。重荷不鄙。矜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目。俾入思慮。將有以儆策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峰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卽是元致格傳。某聞之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

明魯聞之否。此詭以爲如何。某又蒙玉峰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爲尚欠綱領也。未知魯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內範樞。敷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窮巷。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飭。歲恭修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枉石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二九

拳拳無任不備

一浴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爲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一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牴牾也。某妄謂常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泊。未必起象

山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爲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爲何人所錄。疑其爲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爲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之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爲然否。更乞不倦之教。

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三十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爲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嘗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丐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

子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爲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爲不易之禮。固爲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爲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媵也。雖有子不得並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固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並配。今之庶母。却合古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祔于妾祖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爲如何。敢乞開曉。

陋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欄。闌焉人跡。忽有持書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綏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溼也。敬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日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頌教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昨見蔡九峰嘗編一本。日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之詳。敬岩姪亦曾有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頗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逐門內。更與次第之爲尤佳。蓋此莫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棟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爲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論大學致知章。不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聽訟章爲致格傳。不敢以爲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爲一章。却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

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以此觀之。知止爲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咲。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爲省力。前三綱自爲經傳。後八目自爲經傳。未知高見以爲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爲大數。二四爲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却。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

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三三

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爲盡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畧。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問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復天台陳司戶 天瑞字景祥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寵以長書。示以巨帙。禮甚度。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傾衰耄殘息。何足稱此。至於獎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旣而捧巨帙而敬觀。以蘇氏古史爲題。占地步以甚闊。以朱子餘論爲主。立門戶以甚正。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爲之頓明。嘗謂漢當暴秦煨燼之餘。典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開天下之盲聾。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畧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以發千古之一咲。止以惑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

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敘三皇及加詳焉。豈臨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污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各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闊。復加以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三五

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爲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爲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爲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它語。豈不陋哉。然猶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三六

取內政之制。此爲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旣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旣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叙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爲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手。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旣追微子。又何爲

面縛徇壁。衰經與視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  
郁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  
觀之。面縛與視。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  
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侯間。倡亂而  
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  
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  
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  
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叙叔梁紇與顏氏女野  
合而生孔子。毋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爲輕  
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  
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  
桓弑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  
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  
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  
公。其爲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  
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  
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

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叙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爲性。爲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關後世排僞學之

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繫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爲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可亡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伯而鄭居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

忘却聖人一譎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譎之餘風。恐古人用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爲咲。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及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爲哉。烏在其爲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爲智勇相敵。勢固魯齊遺集。卷之七。書。三九。然耳。此爲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爲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爲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尚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爲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脚處。昔司馬溫公嘗編稽古錄。極爲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爲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

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謚。不是爲聖人輕重。蓋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悞家脫落。尚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辜下問之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

一言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爲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窺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以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爲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其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煩瀆爲憚。况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薤琳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旣。但某一時之言。龐雜有悞。尊聽旣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嘿。切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四一

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其得罪於名教。葑葑誨諭。懇惻真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諭尚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不更陳之。尚賴傾倒忠告。尊諭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爲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

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四二

各自成書。而嗣輔杜預與之破碎。其罪大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及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諭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畧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饜餒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却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爲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

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上承教。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爲如何。區區之愚。以尚書一典。叙事二謨。叙言。故欲以事先於言者。首以溫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旣未明。今當去之。尊論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冶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斑殘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爲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却是著爲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却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爲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傳會。苟如其言。則堯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嫌於五美四

惡乎。若以政爲急。則爲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日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爲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荅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畧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爲如何。尊諭欲以格言大訓與荅問爲經。餘則爲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撫。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爲傳。魯齋遺集

卷之七

書

四四

乎堯曰。至公說。當爲傳乎。當爲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卮。爲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耆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宣。

宋魯齋王文憲公遺集卷之八

古晉馮如京秋水甫重梓

後裔王 統集刊梓  
十三世孫承秀重輯

朱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天資沈毅。識度深遠。才敏而用周。至大至剛之氣。始終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春秋左氏。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說。有司喜曰。吾爲朝廷得人矣。登元祐六年。第宣仁聖烈垂簾。有詔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必加詔可。中程公曰。事君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一

自今日始。豈可希前列。効寒暄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嘗攝邑事。吏以少年易之。及聽訟。迎兩而決。不淹月。大治。呂惠卿移帥鄜。延以幙屬。辟公力辭不受。調衢之龍游令。丁內艱。服除。調膠西令。按治宿姦。不畏強禦。捕羣盜數十。焚其廬。威譽赫然。丁外艱。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蒙坑之固。左霍邑。右太行。沃野百里。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漣水。澶之德清。命以軍額。屯兵以備不虞。不報。公

曰。今固承平無虞。他日當有知吾言者。政和三年。知  
萊州掖縣。部使者以朝命科取于黃。公力拒得免。公  
曰。吾之爲邑。始之以信。濟之以誠。信旣孚矣。威亦何  
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出海道與女真結盟。  
公憂形于色。曰。軍衅自此始矣。有道士高延招倚林。  
靈素。凌蔑郡邑。公窮治其罪。不<sub>一</sub>頌。及公丐祠而歸。結  
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  
訴于朝。而靈素主之。遂褫秩。羈<sub>一</sub>直鎮江。公聞命。就道。  
無纖芥愠。宣和三年。始復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  
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二

靖康元年。北虜犯關。旣退。詔侍從舉知御史中丞。陳  
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擢宗正少卿。使虜以和議。名公  
曰。虜情不可測。各不正。則徒取辱耳。請改爲計議使。  
且謂人曰。此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虜  
庭上。辱君命邪。必死賊。議者以公太剛。改命劉岑。九  
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卽日單騎渡河。  
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兵。增僧入粟。爲必守計。不逾  
月。而併上疏乞邢洛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  
使常有十萬兵。遞相爲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虜再

奇驚公大治兵。與滑瀆相犄角。虜知有備。乃東趨。名魏縣。由李固渡。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手。退出義勇。追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靖康王使虜。和至磁。公迎謁曰。聞虜已由李固渡。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爲虜所留。雖悔何及。力請輟行。會百姓亦怨王雲。邀王徇虜。殺王雲。遮馬留王。王遂還相州。虜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爲兵馬大元帥。公與汪伯彥爲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禪將秦光弼。張德。邀虜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塞。翌日。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三

王檄諸郡。發兵會大名。癸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爲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趨開德。擊虜。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激持詔書。同虜騎叩開德。問王所在。且言虜再議和。援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爲虜所脇來。款我耳。命壯士射之。虜遁。已而王命與黃潛善分統勤王諸軍。王檄諸帥。以虜懷詐。僞和。實杜四方之師。宜審料敵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曰。王已酌知虜情。吾等可坐視乎。請王徧激諸道。約日同進。時趙

野爲北道都總管。范訥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  
京。號宣總司。偃然自衛。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  
切責之。皆不答。向子諲駐宿。趙子崧守陳。何志同守  
許。閻丘陞守濮。曾懋守曹。列屯環京城。無敢動。翁彥  
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水。公獨以孤軍進。至  
南華。命裨將陳淬出虜不意。擊之。虜自宛亭逼興仁  
府。分兵寇開德。公遣孔彥威與戰。又破之。公度虜必  
犯濮。密戒權邦彥爲備。虜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爲援。  
敗之。虜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擊。又破之。公親率諸  
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四

軍進衛南。曰。兩國旣和我。欲入覲君父。遂揮而前。處  
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壁。進退等死耳。當死中  
求生。人人爭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  
益生兵。陽敗而却。公曰。彼十倍於我。一戰遽却。是必  
有謀。若叢我則殆矣。卽徙軍南華。虜果夜至。得空壁。  
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叢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  
問京城動息。又得王檄。知二聖北狩。天族僭遷。公比  
向號慟。卽日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伾。邀乘輿。孤  
進戰。作軍無一會者。及聞張邦昌僭位。卽回戈內向。

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僭僞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書問故。候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卽移師觀衅。且復王書曰。姦臣邢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纂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不僞爲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卜正。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公謂人曰。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摠諸將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卽位于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爲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衆之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殫料。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畱公黃潛善。汪伯

彥惡之。出公知襄陽府。復有割地請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紹大統。柰何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議遣朝。說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虜是徇。終有前日之禍。宜人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前日之耻。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爲是說者。既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褫其氣。臣顧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流涕。綱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六

爲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虜兵初退。守備廢弛。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竝從軍法。由是羣盜屏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叩濮州。謂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都統以下守城。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巢。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年。涵養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爲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正立功之秋。王善爲公

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附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謂公此行不復返矣。及公歸。諸將出迓。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不領。衆歸降。且有解甲帶甲之請。公書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決。人情洶。公獨信之。篤也。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旣至。左右止之曰。此畱守司門擅入者。處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之。曰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先授照帖。當卽具奏。善大喜。且請到魯齋遺集

塞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旣入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徧遣人諭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老弱婦女。又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頤。慚沮而退。公之

去磁也。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中軍將李世隆與將校郭進殺侃爲亂。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立。左右皆懷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其後虜犯滑。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勵衆至滑。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以歸。公復厚賜之。丁進者亦巨寇也。其初來降。人情異。

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八

沸謂非真降者。或請以兵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手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明日按其寨。進益感畏。黨有陰結爲亂者。進自擒殺之。有相率遁者。進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傷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臯曰。非臯不可。裹瘡而前。數日擒一首而歸。趙海亦招賊之雄也。屯板橋。輒墜路。設橋以阻行者。閻勅百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閻太尉邪。悉齮之。

偵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甲從。公方接客。遽語曰。殺芻者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柰甲士何。公曰何怯邪。治海者某。諸公何預。喻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服慄。會公拘囚虜使。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爲尹。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川嘆慕。開封乃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別選畱守。不識今之縉紳。其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九

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爲宗社。下爲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疏入。上大悟。封示公。公感上知。益自奮勵。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人十乘爲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商旅。京畿瀕河七十里。命六十縣分守。開濠植鹿角。守備已固。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

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咲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十二月。虜駐兵于河之北。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時擾滑瀆。公所屯。河上諸寨。欲併兵禦之。因乞濟師。或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

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十

公曰。去冬之變。正坐此也。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各與卒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咎初岳。飛犯。有司將正典刑。公一見竒之。曰。此將材也。不加之罪。畱之軍前。至是遣爲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曰。汝罪當死。吾釋不問。今當爲我立功。往視敵勢。毋得輕鬪。飛謝罪。稟命鼓勇而前。竟與虜接。敗之。公喜。擢統領。後遷統制。自是每出必捷。建炎二年正月。虜復自鄭抵白砂鎮。距京城四十里。都人恐甚。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碁。談咲自若。衆不敢言而退。各以已意部分兵。

伍撤城隍之梁乘城而備。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解甲歸營。曰：吾遣劉衍必能禦寇，復選精銳數千益之。潛戒曰：宜繞出虜後，設伏以待，伺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邇，可舉舊例。張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虜不敢進，衍與戰，大破之。遂復延津、胙城、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衆益大服。時有詔諸路兵馬以勤王爲各因聚爲寇，議所以杜絕之。公上言曰：向者京城被圍，天下忠臣義士憤痛爭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不能撫而用之，致有前日魯齋遺集。卷之八。傳。十一。之變。勤王之兵，例皆撫棄，鵠勞賞給不露，流離困死。弱者淪於溝壑，強者變爲寇盜，豈其本心皆上之人無以處之？故爾今乘輿移蹕，淮甸中原民無依歸，故姦宄乘輿而起。且河東、河西不肯從虜者，皆自保山寨，黔其面，各立各號，以堅報國之心。今所放黃榜，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願別降詔以慰元元。二。具虜犯西京，公命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等。

領兵萬餘所趨鄭大。戰爲虜。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邪。命斬之。繼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誘公。旣生致麾下。公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

魯齋遺集

卷之人

傳

十二

何不以死敵我。反爲兒女子語。脇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犒而縱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梁州防禦使張撝請自効。公大喜。卽以銳卒五千授之。撝至滑。率將士迎敵。虜衆十倍。或請少避之。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至暮。虜少卻。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于北門外。士卒爭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

擊之殺傷甚衆。公命載撫喪歸。爲之服。總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撫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自是不復犯東京矣。王策者遼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帥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喻以悟義。協討策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復上疏。大畧言。今之士大夫。曾不

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十三

爲陛下思祖宗基業。爲可惜。父母兄弟。後望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爲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爲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陛下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上遣中使撫諭。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遺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結諸路豪傑。曰。事可舉矣。會諸將約日渡河。故表請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存

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楊進等領衆  
百萬。願北渡。茲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陛  
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不報。五月。再上  
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濠已開浚。兵  
械已定備。寨柵已羅列。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  
河五丈河。皆流通。陝西京東滑臺京洛蕃賊。已皆掩  
殺。望陛下毋聽姦臣之言。以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  
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軍。取懷衛潯  
相等州。遣王再興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名洛相  
真定。楊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竝進。旣渡河。  
則山水寨忠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下還京  
之詔。臣當爲諸將先。則我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  
黃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武備不擾而辦。屢  
出師剽虜。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都人之  
言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  
爲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是  
都人之望陛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  
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天地神明之心。

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陛下之京師。想憮倭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願中原變爲夷狄。終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者。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天眷不足收。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甲與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爲可効。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帛以爲賊資。稽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

之敵賊也。培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復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將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衆皆掩泣曰。願盡死。諸將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贄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了還。

京闕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上已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穎得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穎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虜。盡反公之所爲。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爲用。穎力丐終喪。以歸葬于京口之覲山。公平生律已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儻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雖稍厚。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膽。臣子乃安。

魯齋遺集

卷之八

傳

十六

居美食邪。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林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往視。尚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康森。且以已女妻森弟。務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爲文登令。公之急義如此者衆。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涕三學之士爲文哭公者千餘人。子穎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益嗣尹嗣旦嗣。嗣安。曾孫十有五人。曾懋。

誌其墓云。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鰲峰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絀。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于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求命。嗣聖旁落。進之太史。魯齋遺集

卷之八

祭文

十七

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禹呂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畔立志不勇。捥趨日稀。儀刑遠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風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原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俸其逢。得公盛名。于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

載磨載礪。不憚徃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鰲峰。  
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  
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豪分縷析。萬理春融。  
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于爾躬。必平而實。  
必拓而充。媮墮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  
幸公耆壽。身康氣冲。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  
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卽幽宮。  
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衰慵。強頽叙次。  
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  
魯齋遺集 卷之八 祭文 十八  
無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祭趙星渚文

惟公蚤親有道。浚迪淵源。堅却官牒。高蹈丘園。河洛  
所啓。考亭所論。探討玩索。如誦已言。審其將發。控制  
放奔。驗彼未發。培植木根。貌恭而安。言厲而溫。恢拓  
日廣。聞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籍。時酬利祿。是獵  
是弋。孰嗜義理。是保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翼  
道山。巖巖講席。浙水東西。亦駕熊軾。一念如春。一清  
徹骨。紫橐逼人。幡然去國。有崑蒼古。有渚泓澄。地靈

人顯迹隱身榮。後學矩矱斯世經。綬兩朝之眷四海之名。胡不百年而遽棄。傾舉朝失色。天子震驚。贈恤之典。有煒丹於未知。卽惠爲誠。爲明。嗚呼哀哉。某束髮讀書。恨不立志。慕德實深。登門莫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撤臯比。束帛來賁。冒然而前。求所未至。一見傾倒。若符若契。學旣同方。固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矣。踏雪告歸。叮嚀宿約。春以爲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于朝。督命下貽。暨陟崇嶺。公已交麾。棠魯齋遺集 八卷之八 祭文 十九

陰未改。有黯其思。已巳之秋。拜書寓里。聞公卧疾。英嗣報啓。曾未踰時。誨言累紙。愆此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壘洗。十有大字。嚴正瑰偉。千載比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厥指。水陸遙遙。尚期操几。誰謂絕筆。遽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敷。萬目睽睽。爲蒼生起。泰山曷頽。梁木曷圯。識與不識。莫不痛瘡。有訃莫聞。有含莫匕。匍匐一慟。如則斯趾。內省而疚。媿此生死。南豐瓣香。歸心久矣。有炬傾筐。有

茗盈篋。東望長號。老淚滂只。湛然清明。鑿此哀詠。

祭徐彥成

嗚呼。自入行表公廬之望。逮移巒分石筍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森森玉樹之堦庭。雖芬敷而異圃。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冢嫡。今年喪其元孫。豈曰蘭自榮而蕙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矧予與子。自昔相親。憶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成。功緒沈著。志慮堅凝。颯颯霜穎。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坐而不言。尺度剪剪。風鑿稜稜。疾惡掀魯齋遺集

卷之八

祭文

二十

髯而張目。見賢色暢。而神溫。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爲吾黨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淑。意其開萬里之修程。一夢不返。前所罕聞。割雙親之心膂。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兮。維楫失。大辰落兮。梁棟傾。悵遺恨之襲積。空搔首於冥冥。日月滔邁。卽幽戒辰。有梅花兮。被瓏。正露冷兮。水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卽千載之餘馨。思昔聽月窓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酌爾嬰。以祖爾靈。

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續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吳  
羲兮。肇端乎神。畫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爰倫夏商之季兮。汨堯箕  
子載陳兮。皇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乾道御書贊

皇矣孝宗。聖德天縱。翼翼小心。親承大統。監觀王國。  
宗廟黍離。讎耻未復。版圖未歸。寤寐英才。弘濟大業。  
魯齋遺集

卷之八

贊

二一

昧爽丕顯。孜孜聽納。爰究爰度。是經是營。鳶飛魚躍。  
遐不作人。有赫其明。或黜或陟。破前拘攣。萬里咫尺。  
于弼于輔。于蕃于宣。不辟是憲。人物藹然。中興之際。  
於斯爲盛。維我先臣。恭承眷命。昔在乾道。試邑長沙。  
政聲上徹。召節亟加。入覲于庭。天顏開豫。股肱之郡。  
汝其綏撫。于嚴于信。宣化兩蕃。帝曰來汝。郎省經帷。  
晝旣訪問。夜出奎畫。貂璫駿奔。衣冠駭喏。帝意若曰。  
汝言有章。旣及治具。然猶未詳。盍整汝忠。禪我政體。  
母替朕命。媚于天子。雲漢昭回。臣拜稽首。對揚天休。

昌言敢後。帝心疊疊。帝謨洋洋。求治之切。度越百王。威靈在天。遺烈在下。日月于邁。邈然今古。君臣之契。自昔所難。有進有退。惟義之安。驪珠陸離。三十有九。旣勒堅珉。永鎮瑩阜。神光發筭。匪金厥籠。惟忠惟孝。百世其承。匪忠曷勸。匪孝奚則。匪臣之榮。惟皇之極。乾道九贊。

強圉敦牂。乃正元日。觀族孫珙。乾道之章。志淳而理該。差疆人意。猶懼其體之未切也。爲之推行先儒之說。或可爲進學之助。知道者不足觀也。

於穆乾道。其德曰元。萬物之始。萬化之端。氣行在東。於時爲春。天命人受。於性爲仁。君子體之。衆善之歸。於穆乾道。其德曰亨。萬物之通。達元之生。嘉百會南。陽極而陰。恭敬退讓。禮云禮云。君子體之。抑抑威儀。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匪已私。生物之遂。歛華就實。禾黍嶷嶷。義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備具。物生之成。天紀回復。爲時之冬。爲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正固弗移。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繼健維行。

剛斯可見。雲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勸。  
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代謝。無有偏勝。當消而消。  
當滅而滅。正或水中。惟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  
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懿。邪惡莫干。  
陰柔莫媚。時曰至誠。真實不偽。君子體之。精一無二。  
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爲大爲父。爲君之常。是曰父天。  
是曰子剛。下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  
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烏可已而勇猛精進。  
窮理致知。獵險摧剛。禹里載馳。須臾不力。明命斯臧。

魯齋遺集

八卷之八

贊

二二

古賢像贊

并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  
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祕府。有手澤  
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蟻蠹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  
散留它位。某舊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舊本  
旣失。益可寶愛。近囑潘伯遠篆題其姓名。暇時因各  
贊歎語。懸之素壁。典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寶圖  
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  
此學陋。固不足以發揮往哲。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

尚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

巍巍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測。大兵莫危。各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

年少得君。同濟大難。朝奏夕疏。仁義炳燠。山東聽詔。感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正觀。

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諫佛骨疏。

魯齋遺集

卷之八

贊

二四

上時相書。千載是非。其嚴矣乎。

柳河東

文盛正元。鏗鏘皇雅。絕壑峻崖。古匪玉笋。從游一悞。再斥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

音

五閭將曉。大明赫然。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玉鉉。名注金縢。風雪夜計。一新乾坤。

曹周王

彬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汎歸氛祲。湛布陽春。雷歸電熄。

天宇清明不矜不伐。流慶殷殷。

李文靖 沅

風範端凝。魯論翼治。識遠慮深。鎮浮遏銳。時雖昇平。日陳災異。歿久言存。君猶追記。

王文公 旦

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榦承天。屹然入柱。棲鸞停鶴。蓄雲洩雨。穆如清風。作宋申甫。

寇忠愍 準

有倬萊國。恢恢廟謨。濟川之志。到海之符。青衫瘴雨。

魯齋遺集

入卷之八

贊

二五

竹栢靈敷。澶淵一擲。千載偉夫。

張忠定 詠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竒制變。以神鎮撫。猶恨承平。閑殺尚書。勁節獨步。冰霜凜如。

王沂公 曾

溫溫沂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迹。計折姦回。理化后戚。宗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 夷簡

賓日天聖。政閱簾帷。起賢弭黨。慮遠叨微。月殿濟權。

玉棺破感舒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 仲淹

雪壓孤根斷。盡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謬謬靈府兵精。龜裘膽落。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 琦

堂堂魏公。受天間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 弼

慶曆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戒兵。恩浸南北。

魯齋遺集

入卷之八 賡

壽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文潞公 彥博

元祐黃耆。翼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壽節堅。龐眉瑞世。遐福不騫。

曹文穆 瑋

侍中內學。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鷄。風熄狼煙。霜凝金鉞。張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 青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御梁公篋。留髭邊涅。西折元昊。

南摧智高。童謠方息。角大成妖。

歐陽文忠修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剗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節蚤退。穎水清風。

蘇武公賦

奎宿精神。烏臺縲綫。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海而南。平生竒絕。

林和靖

野人雲卧。孤山蒼蒼。梅梢逸興。香蒲詩囊。湖邊竹戶。

魯齋遺集

卷之八

贊

二七

猿鶴徜徉。寒泉秋菊。千載耿光。

醉吟先生

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評臣。鷄林聲價。盤殿規箴。蠻素去矣。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馨。

宋忠簡

雙龍遐驤。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臣姦內抑。忠憤莫紓。孔明祖述。

岳王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檜忌武。

烏臺勘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

中原雲擾。閩外專征。東潰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地。  
天摧大勲。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卷之八

贊

二八

10274

烏臺勘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

中原雲擾。閩外專征。東潰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地。  
天摧大勲。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卷之八

贊

二八

10274

